

# 天堂与地狱的使者

## ——谈果戈理的双重女性观

侯 丹

**内容提要:** 果戈理是俄国文学史上一个复杂难解的现象,无论是他本人的精神世界还是他的艺术创作都充满着不相容和的冲突与矛盾。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思想首先就反映在他的创作当中,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终身未婚的果戈理对女性的看法同样带有他一贯的矛盾性。在果戈理的艺术世界里,女性或是被奉若神明,或是被视为妖魔,他从神秘主义的宗教观出发,将地狱与天堂两种相互对立的喻意附着在女性人物身上,创作出带有天使与魔鬼两种极端色彩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 果戈理 天堂 魔鬼 女性观

**中图分类号:** I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529(2016)03-0041-08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DOI:10.16430/j.cnki.fl.2016.03.005

**Title:** The Dual Nature of Gogol's Views on Women

**Abstract:** Gogol is an enigmatic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Russian literature. Irreconcilable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are fully displayed both in his spiritual world and in his literary creations. In his works women are either worshipped as goddesses or portrayed as demons. With his religious mysticism Gogol attributes the opposite features of heaven and hell to his female characters, creating two extremely different kinds of women, angel and demon.

**Keywords:** Gogol, paradise, demon, views on women

**Author:** Hou Dan, Assistant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Email: Houdan@cass.org.cn

果戈理是一位宗教神秘主义者,他相信人的生活受到神的直接干预,神在关注着他,所有疾病和不幸都是上帝降诸他的考验,而他则时时刻刻在紧张地猜测着神启的涵义。果戈理的神秘主义同时掺杂着蒙昧主义的迷信思想,“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便是相信鬼的存在”,这是“一种相信‘鬼’和魔鬼时时在暗中窥伺、想方设法要控制人的灵魂的信仰”(库利科夫斯基 144)。信神与信鬼两种思想结合在一起共同形成了果戈理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秘主义宗教观,这种独特的宗教观不仅影响了他人的人生,他的创作,也影响了他对女性的看法,他从自己的认知出发将上帝的意志和魔鬼的力量同时附着在女性身上,这种双重的女性观始终存在于他的创作当中。

—

在果戈理早期发表的文章《女人》(《Женщина》)中他热情地赞美女性,将女性与天堂和神联系在一起,“女人是什么?是诸神的语言!……她是诗篇!她是思想!而我们不过是她在现实中的体现。”“她那美妙的前额上表露出神明似的心灵高尚”,“大理石般的手显出天蓝色的筋脉,充满天堂的芳香……”,美女的形象“仿佛明亮剔透的以太,在这以太中天人们沐浴,玫瑰色和天蓝色的火焰趋之若鹜并不断放射和折射出无以计数的光线,这些光线在人间无人知晓,芬芳的、难以表达的音乐之海在其中颤动,——仿佛,这以太被赋予能见度并站在他们面前,照亮和神化了人的美好形象。”“……年轻人惊讶地、敬慕地拜倒在崇高美女的脚边,而半神半人的她俯身贴近他,她的热泪滴落在他红通通的双颊上。”(《果戈理全集》第七卷 8)这篇文章发表于 1831 年彼得堡《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第 4 期上,当时的果戈理正值青春年华,对女性有着美好的想象,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青年果戈理对女性的态度就是单一的奉若神明,在他同时期发表的文集《狄康卡近乡夜话》(《Вечера на хуторе близ Диканьки》)中,女性形象与其说接近于神,不如说更接近于魔鬼。

《索罗庆采集市》(《Сорочинская ярмарка》)中的希弗娅是个邪恶的、挑剔的、爱吵架的女人,她对切列维克有着可怕的影响力,“继母学会了熟练地驾驭父亲,就像父亲熟练地驾驭这匹母马”(第一卷 12)。“老天爷,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命苦呀。世上的坏东西本来就不计其数,你又生出那么多的婆娘,唉!”(20)切列维克和他的老婆摔倒在地上之后,旁边的茨冈人直接把女人和魔鬼等同起来

“是什么,弗拉斯?”

“像是两个人,上边一个,底下一个。哪个是鬼,我可认不出来。”

“上边那个是谁?”

“是个女的。”

“没错,这个就是鬼啦。”(32)

《圣诞节前夜》(《Ночь перед Рождеством》)中的索洛哈是一个真正的巫婆,白天她是个会做甜馅饺子的家庭主妇,夜晚则和小鬼一起在天上飞来飞去,她不仅和村子里的几个男人调情,让他们争风吃醋,而且还把小鬼引诱到了人间,扰乱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五月之

夜》(《Майская ночь, или утопленница》)中的继母是一个女妖,因为她的挑唆,她的丈夫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十分刻薄,最终逼迫女儿投水而死,死后的女儿化身为落水鬼终日寻找继母报仇。即使那些活泼可爱的乌克兰少女也沾染了魔鬼的气息,“看起来人们讲得一点不错,姑娘身上都附着鬼,专挑唆人的好奇心”(70)。

在《夜话》当中笔调最为阴暗的是《可怕的复仇》(《Страшная месть》),这篇作品在整个文集轻松幽默的格调之上显得十分与众不同,而其中的女性形象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也更具有破坏性和危险性。如果说在其他故事中女性对男性世界的影响仅停留在捣乱的层面,那么这篇小说中女性的影响力已经上升到新的高度,她的存在直接导致了男性个体的崩溃与毁灭。故事的主人公哥萨克达尼洛最终被自己的岳父杀死,他不幸的根源就在于他的妻子卡捷琳娜。卡捷琳娜的父亲是个巫师,他对自己的女儿产生了不伦的爱情,为了得到她,他杀死了自己的女婿。卡捷琳娜作为巫师的女儿,她的体内同样流淌着魔鬼的血液,她的存在如同魔鬼一样将灾难带给了整个家庭,不仅害死了丈夫,也害死了自己的儿子。与巫婆索洛哈不同,卡捷琳娜本身是善良的,她并不想伤害任何人,果戈理通过卡捷琳娜的遭遇说明女性对男性世界的破坏力已经超越了女性本身的控制,虽然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卡捷琳娜的意愿所致,但是她的存在本身对身边人来说就是一种危险,这是一种纯粹的魔鬼力量,无论女性的意愿如何,她的存在都会把不幸带给周围的人,这是果戈理将女性妖魔化的极致表达。

## 二

《夜话》发表后,果戈理开始更多地将女性与魔鬼联系在一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笼罩在女性头上的上帝之环被置换成了魔鬼之环。

1835年发表的历史小说《塔拉斯·布尔巴》(Тарас Бульба)集中表达了果戈理视女性为妖魔的思想。老布尔巴的小儿子安德烈因为对敌军总督女儿的爱情而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和家人,离开了查波罗什哥萨克,跑进了波兰人驻守的城里。美好的夜晚,当哥萨克们都进入梦乡之后,一个鞑靼女人悄悄来到他的身边,鞑靼女人将安德烈领到了另一个世界。安德烈本应驰骋在战场上,成为勇敢的哥萨克,但是波兰美人派来的使者却将他领上了通往地狱的暗道。安德烈对女性的追逐,被女人的魅力所俘虏,在哥萨克的心中这就是被魔鬼的力量所征服,背叛了哥萨克的使命和生活。

在波兰城里,安德烈和自己朝思暮想的美人重逢了,家园、祖国和信仰被爱的激情燃烧得一千二净,他选择了爱情,也就选择了新的信仰和新的祖国。“为了你,我愿意毁灭自己,我凭圣十字架发誓,我为此感到幸福……”(第二卷 116)在爱与责任面前安德烈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对我来说,父亲、伙伴和祖国又算得了什么?”(119)“谁说我的祖国是乌克兰?谁让它成为我的祖国?祖国是我们灵魂寻找的东西,是比一切都可爱的东西。我的祖国就是你!你就是我的祖国!我把这个祖国保存在我的心中,我要一直保存着它,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要看看哪一个哥萨克能把它从我的心头夺去!为了这个祖国,我愿意出卖、交出和毁掉所有的一切”(119-20)。

安德烈忘记了信仰,背弃了祖国,把这个波兰美女看成了自己的女神,屈从于她的石榴

裙下，“在我看来，你是上帝的与众不同的创造物，远远超过了其他所有的贵妇人和大家闺秀。我们不配做你的奴隶，只有天使才有资格为你效力”(116-17)。将尘世中的女子当作女神和信仰的寄托，这是安德烈陷入迷雾失去理性判断的明显表现，他之所以为了这个异族女子背离祖国和家人，因为她就是他新的宗教、新的信仰。安德烈最根本的错误在于他不知不觉地偷换了自己的信仰，他重新确立的偶像不是来自天堂，而是来自尘世，令人炫目的尘世间的美丽已经替代了上帝的荣光，“她来到这个世界上，原本是为了让所有出类拔萃的人全都像拜倒在圣物前一样，拜倒在她的面前”(119)。“只有天使才有资格为你效力”，而天使是什么，他们是上帝的仆人和信使，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安德烈已经完全颠倒了人与神的位置，或者说神在他心里已经消失了，他背叛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并没有皈依波兰的天主教，他臣服的是自己的新的女神——他的爱和激情所指向的那个女人。

当布尔巴得知安德烈加入波兰人的队伍时，不禁问道，“是谁逼迫他这样做的？”即使当犹太人告诉他“总督有一个漂亮的女儿，上帝啊，这可真是个少有的美人儿！”(126)时，他还傻傻地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作为一个真正的哥萨克，他完全不能够理解儿子的行为，对他来说女人是与哥萨克生活格格不入的异类，更不用说为女人放弃信仰之类的蠢事了。在哥萨克心中，“男人的世界”是自己人的，“女人的世界”则是与自身格格不入的。在自己的世界里是东正教信仰的捍卫者，是男人们，而在另外的世界中不仅有不信仰东正教的异教徒，还包括所有婆娘们。《塔拉斯·布尔巴》的整体结构就是建立在信仰东正教的哥萨克与异教徒对立、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对立的基础之上。哥萨克的组织谢奇是个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的地方，它完全按照男性世界的法则来运行。“只爱慕女性的人在这里将一无所获，因为哪怕在谢奇的外围也没有一个女人敢露面”(76)。男性与女性作为两个对立的世界而存在，即使是母亲和妻子也难以融入男性世界当中。在老布尔巴看来，女人不懂得哥萨克的生活，“儿子，别听你母亲的，她是个婆娘，什么也不懂。你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爱？你们需要的是广阔的原野和奔驰的骏马。这就是你们所需要的爱！瞧见这把马刀了吗？这就是你们的母亲！”(46)

对于布尔巴而言，被女人引诱和被魔鬼诱惑没什么两样，“有多少强有力的男人毁在了她们手里。就这一点而言，安德烈的天性是易于被这种魔力征服的”(127)。“婆娘不会领你走上好路的”，布尔巴在睡梦中向儿子发出了预言式的警告。女人就是魔鬼的使者，鞑靼女人眼中“奇异的光”正是果戈理在描写魔鬼时的突出特点。鞑靼女人引领着哥萨克走向了自我摧毁的道路。高傲的波兰美人征服了安德烈，使他沦为爱情的俘虏，失去了自由。她像一个神秘的幻影从大海的深处飘然而来，果戈理对波兰女子的描写不禁让人联想起关于美人鱼的神话，“闪亮的长发”“来自大海深处的美人”，在她的诱惑下安德烈背叛了自己的过去，选择了与哥萨克精神背道而驰的追求个人幸福的生活。被爱情的魔力所迷惑的安德烈做出的选择并不能说是清醒的选择，因为按照果戈理的看法，爱情的诱惑也是一种妖术。

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曾经写道，“俄罗斯文学没有西欧文学那样美妙的爱情形象……在俄国人的爱情中，总有某种沉重的、痛苦的、阴郁的和往往是丑陋的东西”(60)。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果戈理的创作。将爱情视为魔法妖术的果戈理从不会给自己陷入爱情魔法中的人物一个美满的结局，他不赞赏充满激情的爱，认为激情是魔鬼般的力量，强烈的激情

只会让人燃烧成灰。在他的作品中,安德烈并不是被爱毁掉的唯一牺牲品。《涅瓦大街》(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中的主人公皮斯卡廖夫同样被爱的火焰彻底摧毁,《狂人日记》(Записки сумасшедшего)中的小官吏波普里钦则因为无望的爱情而发了疯。果戈理向往的爱情模式是《旧式地主》(Старосветские помещики)中地主夫妇之间的那种平静和谐的感情,在乡村的宁静生活中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他们的爱不是似火的激情,而是缓慢流淌的小溪,生活中的一切都流露出夫妻间的脉脉深情。1832年12月20日果戈理在给达尼列夫斯基(Данилевский)的信中写道,“我觉得拜伦才是假装。他过于炽热,爱情说得太多,而几乎总是带着狂暴的情绪。这有点让人怀疑。强烈而持久的爱情是普普通通的……”(第八卷80)但是这理想的爱情却散发着无比庸俗的气息,吃吃喝喝成了表达爱情的唯一手段,别林斯基曾经写道,“不幸的人类!可怜的生活!……他们只是吃、喝,然后就死掉!”(186)终身未婚的果戈理对爱情的理解如同对女性的看法一样,始终处于两极之上,要么把爱看成将人燃烧至死的激情,要么就把爱理解为夫妻之间庸俗而琐碎的日常生活,对真正的爱情他从未有过切身体会,所以也无法找到爱情在激情与庸俗之间的平衡点。

### 三

视爱情为妖术的果戈理终其一生都拒绝走入婚姻的围城,这种态度也通过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来,在这些人物身上流露出果戈理本人对女性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恐惧感,以及由此所导致的不婚主义。

《夜话》的第二部中有一篇与众不同的作品,那就是《伊万·费多罗维奇·施帮卡和他的姨妈》(《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Шпонька и его тетушка》),果戈理通过主人公施帮卡初次表达了对婚姻的恐惧。作品中的主人公施帮卡是一个背离社会规则的个体,他的个性既不与年龄相符,也不与性别相符,他的谜一样的性格与他的母亲有着直接关系,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个怪脾气的女人,“连魔鬼也琢磨不透她。”小说的主人公施帮卡与他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始终格格不入,无论是上学、供职、还是经营领地,他的行为都不合常理。施帮卡虽然已经三十八岁了,但是他的心理年龄仍旧像个孩子,他害怕婚姻,害怕有一个妻子生活在自己身边。“娶妻?那怎么行!不行,姨妈,您行行好吧……您把我羞死了……我还从来没有成过家……我根本就不知道拿她怎么办!”“要个妻子?不,姨妈!你饶了我吧!……你简直让我害羞得无地自容……我还从来没结过婚呢……我完全不懂得有个妻子怎么办!”(第一卷261)“……他觉得结婚这事太奇怪,太不可思议,一想到就不能不害怕”(262)。在姨妈挑起结婚的话题之后,施帮卡就一直心神不宁,这个念头让他害怕,甚至梦中也不得安宁,在睡梦中他似乎看见了很多个妻子围绕着他,“妻子坐在椅子上……他不经意地一转身,又看见另一个妻子……再转身,看见了站着第三个妻子。朝后望,还有个妻子。这下子他可烦透了,拔腿跑到果园里,可园里很热。他摘下帽子,一看帽子里坐着一个妻子。脸上往外冒汗了,伸手掏手帕,口袋里有个妻子。从耳朵里取出棉团来,那里面也藏着妻子”(262)。从存在主义视角来看,施帮卡面对婚姻的焦虑源自害怕个体被吞没的心理,这是对自我身份和自我存在的一种潜意识保护,现实本身都表现为一种威胁,与他人的关系变成对自身身份的威胁。

在剧本《婚事》(Свадьба)中,果戈理继续描写了男性个体面对婚姻时的恐惧心理。博得柯烈新和施帮卡并不完全一样,施帮卡从来都不想结婚,而博得柯烈新一直幻想着自己的婚事。他甚至把婚礼的所有细节都考虑到了,当想起自己结婚会让别人多么惊讶,心里就不禁得意起来。但他越是向往结婚,心里的恐惧也越强烈。这是面对生活即将产生变化而带来的恐惧,恐惧感惊扰着他的心灵,让他对结婚一事始终不能下定决心。“怎么不奇怪呢……我一直都是没结婚的人,现在突然成了有老婆的人”(第五卷 180)。在最后逃跑之前,想结婚和不想结婚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的结果是恐惧战胜了对婚姻生活的向往,他甚至一分钟都不想再继续呆下去,直接从未婚妻家的窗户跳了出去。博得柯烈新不仅在最后关头选择了逃跑,而且逃跑的方式还如此出人意料,就像媒婆说的那样“他要是从门口跑出去就是另一回事,可是未婚夫是跳窗户跑的,真是了不起啊!”(Гоголь 61)

《死魂灵》(Мёртвые души)的主人公乞乞科夫同样只是个恋爱幻想家,在遇到令他心动的金发女郎之后他虽然很想和她搭讪,却始终没有开口,直到“那漂亮的小脑袋,清秀的面庞,纤巧的腰肢,像幻觉似的消失了”(第四卷 121)。但是乞乞科夫对婚姻的态度和施帮卡、博得柯烈新并不一样,他并不害怕结一门亲事,只要这门亲事对他来说有利可图。“如果,假定说,这个姑娘能有二十来万陪嫁,那她将是一块很肥的肥肉。能让一个体面人享一辈子福了”(122)。

乞乞科夫是果戈理塑造的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他一方面精于算计,行事冷静,但是有时又受到爱情的诱惑,难以自控。果戈理在乞乞科夫身上再次实施了爱情的魔法,当他在舞会上再次见到金发女郎之后,立刻像中了邪一样不顾任何人的眼光挤到了女郎的身边,他的行为引起了诸多太太们的不满,对金发女郎短暂的爱意打翻了太太们的醋坛子,她们开始散布有关他的各种谣言,恰逢女地主科罗勃起卡进城打听死农奴的价格,把乞乞科夫见不得人的生意大白于天下,这件事为谣言提供了新的材料,最终太太们用谣言摧毁了乞乞科夫的一切,将乞乞科夫赶出了 NN 城。虽然城里的地主有的精明强悍,有的飞扬跋扈,但是真正让乞乞科夫落荒而逃的却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女子,这种不露痕迹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正是魔鬼力量的再现。而那位小姐的出现就是整个失败的开始,是一切后果的起点,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乞乞科夫不加掩饰的爱意引起了太太们的嫉妒,那么一切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即使科罗勃起卡进了城,那些太太们也会为乞乞科夫找到一个很好的解释。爱的妖术最终让乞乞科夫功败垂成,在这一点上他和安德烈、皮斯卡廖夫一脉相承。佐洛图斯基曾经写道,“最后害了他的不正是那位小姐吗?不正是因为她,他才被弄得如此丢脸,并把眼看就要到手的幸福白白放过的吗?”(325)“正像果戈理的其他作品中的情况一样,总是有那么一个女人插了进来,于是事情被弄得颠三倒四,逻辑被打乱了,男人的精明头脑盘算好的事情一下子告吹了”(326)。

#### 四

似乎除了《女人》这一篇赞美女性的作品之外,果戈理已经完全将女性同魔鬼混为一谈了,难道那篇对女性的崇高礼赞是果戈理一时兴起的反常之作吗?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另一篇不同寻常的作品《罗马》(Рим),就会发现小说中对女性的态度和《女人》如出一辙。

《罗马》发表于1842年,是文集《彼得堡故事》(*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повести*)中的最后一篇作品,此时距离《女人》的发表已经过去了十余年,女神阿尔基诺雅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姐妹阿尔邦诺女子安努齐阿塔。果戈理再次将“美貌”与“天堂”联系在一起,“这才是狄安娜、高傲的朱诺和美惠三女神以及所有画布上的美女之最好的模特儿啊!”(第三卷 288)“若能把这样稀罕的画像永远装饰在自己那间简陋的画室里,那画室可就成了天堂了”(288)。安努齐阿塔和阿尔基诺雅一样散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正是太阳,国色天香。”美貌不仅充满诗意,而且带有纯净圣洁的气息,使每个看到她的人都陷入由于美的震撼而导致的僵化状态,“所有人都木雕一般呆住了……”(288)

《罗马》作为《彼得堡文集》的最后一篇作品和文集的第一篇作品《涅瓦大街》形成了某种呼应,两篇作品明确表达了果戈理的双重女性观。《罗马》和《涅瓦大街》在情节上有些相似,《罗马》的主人公年轻公爵和《涅瓦大街》的主人公皮斯卡廖夫都在大街上遇到了真正的美女,然后开始各自的追逐,而两人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果戈理让爱情的妖术再次降临到皮斯卡廖夫头上,在追求美女的过程中他的激情被彻底点燃,“感情与思想如火烧火燎”,爱的火焰把他的理智烧成了灰烬,他陷入梦的谵妄之中分不清幻想与现实的界限。他的求婚遭到了无情的嘲笑,现实的残酷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最终悲惨地死去。《罗马》的主人公年轻的公爵在遇见安努齐阿塔之后也到处寻找她的踪迹,但是他并没有陷入疯狂的爱恋当中,准确地说,他并不是把她当做一个女人来爱,而是把她作为上帝的造物来崇拜,“这是闪电的光辉,而不是女人……我一定要找到她,我想看看她,倒不是为了爱她……上帝赋予世界以白璧无瑕的美,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看到它,并把美的观念永远保留在自己心中”(322)。引领他的是对美的信仰,而非爱情的魔法,因此公爵没有遭遇和皮斯卡廖夫、安德列一样的不幸。《罗马》深刻表达了果戈理对女性神明般的景仰,安努齐阿塔的美丽代表着来自天上的光芒,爱她就是爱神的恩赐,这种爱不掺杂任何鄙俗的欲望;相反,激起人欲望之火的女子则是魔鬼的化身,她的诱惑只会让人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公爵最终并没有找到安努齐阿塔,他在追逐美的过程中发现了更崇高的美“……天哪,多么美好的景色啊!公爵完全陶醉了,忘掉了自己,忘掉了迷人的安努齐阿塔……”(332)

在果戈理的最后一部作品《与友人书简选》(*Выбранные места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 друзьями*),他再次将女性的美貌与上帝的意志联系在一起,“上帝并非平白无故地让所有的女人成为美人”,他认为美女承担着上帝赐予她的与生俱来的使命,她有能力并且有责任利用自己的“美”来改变周围的世界,“与其他女人相比,一位美女可以干出多少善事啊!”(第六卷 16)对“美貌”的独特理解再现了果戈理的神秘主义宗教观,在神秘主义者眼中,一切尘世的具象都是神意的体现,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独特意义,女人的美貌也同样如此。晚期的果戈理将女性的力量也纳入了自己的“心灵事业”当中,在救赎俄罗斯灵魂的宏伟计划中,女性的美貌也作为天赐的力量参与进来。

综上所述,果戈理始终没有以一颗看待同类的平常心来对待女性,在他的作品中女性或被尊崇为神意的化身,或被等同于可怕的魔鬼,无论怎样都是不能与男性并存的另一种存在。美貌的女子通过爱情的魔法施展妖术摧毁对自己钟情的男子,如波兰美女,《涅瓦大街》中的妓女,《死魂灵》中的金发女郎……因此果戈理将“不婚”的选择加诸自己的主人公

身上。然而作为一个信仰和思想都充满矛盾的人,果戈理又赋予女性美以崇高的力量,将美貌与上帝联系在一起,把女性供奉为远远高于男性个体的神一样的存在。罗赞诺夫(Розанов)曾经说,“在我们的文学中再也没有比果戈理更难以理解的人物了,无论您向那口井里看得多么深,您也永远看不到底”(228)。果戈理充满矛盾的女性观似乎再次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 Розанов, В. В. *О Гоголе. Несовместимые контрасты жизни*.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91.
- Гоголь, Н. В.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14 томах*. Т.5.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49.
- 奥夫夏尼科-库利科夫斯基:《文学创作心理学》,杜海燕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Ovsyaniko-kulikovskiy, D. N. *Psychology of Literary Creating*. Trans. Du Haiyan. Beijing: China Youth, 2004.]
- 别尔嘉耶夫:《文化的哲学》,于培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Berdyaev, Nikolai. *Philosophy of Culture*. Trans. Yu Peica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2007.]
-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Belinskiy. *Selected Works of Belinskiy*. Vol.1. Trans. Man Ta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1979.]
- 果戈理:《果戈理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Gogol. *The Complete Works of Gogol*. Vol.1-8. Hefei: Anhui Art and Literature, 1999.]
- 佐洛图斯基:《果戈理传》,刘伦振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Zolotusskiy, I. *Gogol*. Trans. Liu Lunzhen, et al. Tianjin: Tianjin People's, 1982.]